

## 《梨园那人那事》：

## 为文化复兴尽一份心意

编者按：

《老照片：二百年梨园传灯》丛书的诞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编者苏海坡此前曾编写过《梨园那人那事》和《梨园幽韵》两本书。当时，苏海坡先生对这两本书也有他的心得。一并提供给读者，希望能对苏海坡其人、其书有更多的了解。

□苏海坡

漫步大明湖畔，时间画舫里飘来清脆的京剧唱腔，那种悠长的韵味，真叫人为之一振；闲游趵突泉旁，常见戏台上锣鼓铿锵，票友激越的妙音，如同佳酿，沁人心脾。

近年，传统文化大有复兴的迹象。作为国粹，京剧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喜爱；上自政府官员，下至公民百姓，多有喜之乐之者。因此，就想编一册梨园传奇的故事，给雅好此道者添一份茶余饭后涵养自家的乐子，也是个人参与文化复兴的一份心意。

这个创意，实施起来并不困难。百多年来，近，现代京剧留下了大量文献资料，不乏当事人回忆、亲历者撰述甚或专家的研究。编者无非是泡上图书馆，查阅资料（也参照了网络资料提供的线索），然后整理一番。具体说来，以下校订工作需向作者交待：一、个别篇章的题目，出于彰显主题的用意，小有修改；二、个别文章的段落，为了叙事明晰，阅读畅快，或者拆开，或者合并，小有调整；三、口语化的叙述文字中，个别词句和标点符号有一定校改；极个

别处，迫不得已，小有添加。限于本人水平，这些校点未必妥贴，期望作者予以理解。

令人踌躇的是，本书所选文章、图片散见于各种报纸、杂志、书籍，发表时基本没有注明作者单位，更没有通讯地址。这教人感到为难！因此，这稿子一拖就是二年多。好在逐步通过师友介绍，业已联系到部分作者；对于其他作者，只有借鉴一般图书的做法，在后记里发个启事了：凡属本书作者或摄影者，敬请致信本人电子邮箱subaipo99@163.com。一旦取得联系，本人将奉上稿酬和样书，并在方便的机会登门造访，结下一段善缘，或可策划点事情，再度合作。

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，感谢本书的作者们，是他们回忆、整理梨园历史的成果成就了本书；更要感谢青岛出版社的赵文生编辑和刘咏主任，是他们的慧眼使本书得以出版；还要感谢为本书的设计等做出贡献的其他朋友们。

尽管编者学的是文艺学专业，但对古典戏曲了解甚少。因此，梳理这些文献时，错误难免。敬请大方之家，“妹儿”飞鸿，不吝赐教。



《金山寺》剧照

## 《梨园幽韵》：

## 闲书却有浓趣味

□苏海坡

济南的历山西畔，有处名园，叫舜耕山庄。欧阳中石先生每次下榻此处，必然“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”，堪称齐鲁书画、戏曲界的盛事。数年前，我策划《欧阳中石谈书》《欧阳中石说戏》，先生决定来此抽出一周时间说戏，“弄新的”，真教人喜出望外。那天上午，先生兴致极高，回忆7岁开始的戏曲往事，绘声绘色，教人眼前至今飘着旧时戏园子里旋转飞落的热毛巾。直可惜，录音一上午，先生就变了卦，忙得“且听下回分解”了。这倒激起我搜集戏剧文献，故事的兴致来，可算是本书的一种缘起。

查阅戏曲史料越多，眼前就浮现越多的画面和故事：道光、咸丰年间，京剧创始人之一余三胜机智救场，《四郎探母》一连唱出七十四个“我好比……”；“天下第一丑”刘赶三当面戏刺慈禧太后，给光绪皇帝唱出座位；双顺和、元庆和走堂会，唱起对台戏，那叫精彩；张君秋、孟小冬快板对唱，比得上梅兰芳、孟小冬《游龙戏凤》；程长庚穆寿被锁，汪笑侗唱戏丢官，“辩师”张勋智激孙菊仙……精彩的故事出人意料，都从尘封的历史中突现眼前，真叫人惊叹。这样的故事，以著名戏曲演员台上、台下的艺术生涯为中心，涵容了徽班进京以来二百年的戏曲史，反映社会、人生的诸多方面，涉及七行八作，皇帝、太后、总统、军阀、文人雅士、地痞大佬……济济一堂，妙趣横生，是近现代历史的侧影。

这样的书，闲是闲了点，趣味却浓郁得很，会有戏迷朋友喜欢；随着京剧进课堂活动的开展，也会有中小学生的知音者。对于出版界来说，也是一个比较温乎的领域，出版起来相对容易。

此书出版也是机缘凑巧。前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时，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展位上跟文物出版社的名编许海意博士说：即便同样的出版资源，不同的出版社策划思路大不相同——北大出版社往学术上拉，书名都怕不高深；三联社是往雅处拽，生怕失落了读者的雅趣和境界……不成想，旁边

正有三联的编辑卫纯君，于是也就有了本书今天的命运。今年初，在三联书店的雕刻时光咖啡厅，卫纯君问我：苏老师跟汪家明总编这么熟悉，过去怎么早不找他出版？我说，出书贵在选题与责编，本是乐趣，若唐突熟人，喜不出望外，也就没了艳遇般的快感。说得如此洒脱，其实依然感念卫纯编辑和三联出版社领导的慧眼。

但有一种人不找是不行的，那就是作者诸君；没有他们的授权，我心难安。于是，寻遍各种线索，发出了多封信函，终于收到了李滨声先生、翟鸿起先生、郑有慧女士、郦千明先生、王律先生、崔伟先生、袁世海先生后人袁菁女士和袁小海先生、张恨水先生之子张伍先生等作者或著作权所有人的授权书；天津的甄光俊等先生，专门打来电话，热情长谈，给了我很大鼓励，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。尚有部分作者，缺乏线索，无法联系，在此也表谢忱。真想等待时机，遍访诸君，广结善缘，争取再度合作，传播这样有意思的文化。

此书，其实该请欧阳中石先生题个签。他是奚啸伯先生的入室弟子、书法名家，过去曾多次聆听他老先生谈书说戏，书中也有一篇他与奚啸伯先生的故事。前几天陪山东电视台“新杏坛”节目组商珊女士和张荣波博士去欧阳中石先生家里时，见欧阳先生比两个月前瘦了许多，打吊瓶的针眼依稀可见，终于不忍开口——此书背后欧阳先生的鼓励，已为本书增色许多了。

是为序——丛书一概冠为小引，自是三联的谦和格调，衬的就是闲趣二字，不要太庄严——比起北大陈平原教授《茶人茶事》的，比起北大夏晓虹教授《酒人酒事》的，自是少了许多学问。这对博导伉俪，我敬仰已久。当年策划《黄河传》《长江传》等物传丛书不久，见陈先生评《尼罗河传》，呼吁中国的《尼罗河传》问世，即惊为同好；而近读夏教授编《酒人酒事》的《小引》，一见“平原善茶，本人贪杯”，即莞尔一乐，想到李清照佳人醉酒的风情，仿佛前世见过——画蛇添足，亦为闲趣，希望读者诸君喜欢。



《大登殿》剧照



清末民初京城名伶



程长庚雕塑侧景



此书出版也是机缘凑巧。前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时，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展位上跟文物出版社的名编许海意博士说：即便同样的出版资源，不同的出版社策划思路大不相同——北大出版社往学术上拉，书名都怕不高深；三联社是往雅处拽，生怕失落了读者的雅趣和境界……不成想，旁边正有三联的编辑卫纯君，于是也就有了本书今天的命运。今年初，在三联书店的雕刻时光咖啡厅，卫纯君问我：苏老师跟汪家明总编这么熟悉，过去怎么早不找他出版？我说，出书贵在选题与责编，本是乐趣，若唐突熟人，喜不出望外，也就没了艳遇般的快感。说得如此洒脱，其实依然感念卫纯编辑和三联出版社领导的慧眼。